

# 当歌德迎面撞上AI

黄雪媛

这个夏天，对新事物与新技术会不自觉暴露“防御性人格”的我，被迫从久居的“地洞”中走出，与AI正面交锋。我的一只眼睛惊恐万分，目睹这个无形的庞然大物瞬间碾碎自己的大脑CPU；另一只眼睛则充满惊喜，AI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只消扇动一次翅膀，轻扫一下尾巴，就把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最晦涩的笔记合集《人的疆域》整整七十一章归纳停当，如宴席般尽数摆开，只等我下箸享受。

接下来几天，我怀着饕餮在自家洞口一平方米内勘察敌情的紧张与好奇，把豆包，KIMI，ChatGPT，Dot，智普AI开放平台都试了一遍。略略平复心情后，我心中升腾起第一个既重大又原始的问题：“歌德在AI时代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吗？”我想先看看歌德如何应对AI，再想想自己日后该如何为稻粱谋；倘若歌德这颗地表最强大脑面对AI的攻势也一筹莫展，那我就无须庸人自扰，倒不如读读魔鬼梅菲斯特给大学新生的建议：

您把大小宇宙学贯，  
发现到头来不过是  
由命听天。  
您徒劳地壮游学术天地，  
所学超过自己的能力；  
然谁若把握住眼下，  
那才是真正的赢家。

（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学者版第五场《书斋〔二〕》，谷裕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4月第一版）

我把问题一箭射给AI，这次AI思考的时间略长，我似乎听见了重大答案落下前的心跳声。几秒后，AI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如果歌德活在AI时代，理论上他绝对能找到工作。歌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剧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家、科学家、政府官员和外交家。他的才华和对多个领域的深刻见解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宝贵的。”

瞧AI多么聪明，还留有余地加上了限定词“理论上”。接着它咆哮列出一长串歌德的职业菜单：利用人工智能创作和分析文学作品的文学大师和文学批评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大学教授；人工智能伦理顾问；国际关系的顶级智囊团主席；打破专业壁垒的跨学科研究员；AI艺术设计大师……总之，AI的意思很明确：你根本无须为歌德操心。的确，强者在任何时代都能很好地生存，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变化，还能为世人指点迷津。纵使跨越两百多年，歌德仍然是矫矫不群者，说不准马斯克也会成为他的门徒。我这么推断，并非只是因为歌德文理皆通，智商卓越。世上高智商的人比比皆是，歌德未必会成为最厉害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他更属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克斯所说的“狐狸型”学者，触类旁通，却不易走火入魔。

可以肯定的是，歌德强烈的好奇心和超强的学习能力会使他成为最先使

用、也最善于使用AI的第一拨人。AI是人类理性和创造力的壮阔延伸，与其抗拒，不如拥抱。于是，歌德将兴致勃勃地展开AI赋能的矿物学、地质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研究，满足他在自己的时代没有过足的“科学家瘾”；这位曾经的魏玛公爵军事委员会主席将调遣AI进行重大战役的沙盘推演，把拿破仑时代的作战模式与现代战争作对比；格律大师歌德自然也不会错过与AI赛诗的乐趣，他发出清晰的指令，让AI用意大利轻歌剧的牧歌体仿写一段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戏对白，用对韵体摹状海伦与浮士德的一见倾心与灵魂默契，再来一段五音步抑扬格来抒发浮士德的临终独白。歌德将惊异于AI学得有模有样，惟妙惟肖，一时间让他搞不清，谁比谁写得更像歌德体；他也不再须劳烦艾克曼博士住到自己家中，可以随时为他整理思想的光电火石，AI会成为他最得力、也最省钱的全能助理；假如思念席勒，他不必再命人偷偷取来席勒的头骨，而只须让AI扮成席勒的幽灵，便可与这位昔日友人促膝长谈；AI还能生成动画，让席勒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AI助力他实现又省银子、又能符合他心意的魏玛剧院扩建计划……

当然，歌德将在极短时间内弥补两个多世纪的知识落差和心理时差，进入前所未有的知识乌托邦，他欣喜于自己强大的求知欲随时随地被满足；AI也将给晚年陷入孤独的他带来种种新鲜的课题和“别样的”友情。他感叹，他当初给梅菲斯特设计的一款道具——“魔法风”就应该是AI这个样子的：轻盈、隐形，法力无边！只要浮士德披上它，上可遨游知识天堂，下可驰骋欲望原野，瞬间进入一种把握万物，万物皆归顺于我的幻觉世界。

咱们只须展开这披风  
它载咱们在空中飞行。  
冒险的旅程需要轻装  
切勿带上大卷的行囊。  
我要置备一点可燃气，  
它很快托我们离开大地。  
我们越轻，就越快上升；  
祝你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引文出处同上）

然而经过这样一番上下探索，歌德内心的警觉也在与日俱增。他突然想起书房抽屉里还躺着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一篇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批评。在那篇文章里他写道，一旦艺术进入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家的“第1000件作品就像第一件”，艺术品“内在的、永恒的价值”将被抹平，变得“无足轻重和冷漠”。而AI不仅可以完美复制艺术品，还可以大规模地变出新型艺术。那么，该如何重新定义艺术？AI时代艺术家的命运会如何？想到这里，歌德皱起了眉头，他仿佛看见，AI把人托举到一个五彩世界，赏遍奇幻风景，但有朝一日，当人类在知识的热气球上兴奋到眩晕之时，AI

瞬间就可以割断绳索，让人类跌入万丈深渊。AI简直是天使与魔鬼的化身！它比梅菲斯特更殷勤、更甜蜜、更慷慨；也更狡黠、更邪恶、更深不可测。它如今“无怨无悔”地充当人类永不停机的外挂大脑，慢慢地，人脑因为过分舒适而逐渐萎缩，缺了激活思维力、感受力和创造力的酵母，就如同一团死面疙瘩；人的身体则躺平在AI织就的最柔软和的羽绒里，悬浮于高高的虚空。至于人类灵魂的抢夺大战，AI比梅菲斯特更加身手矫捷！即使梅菲斯特像只“机灵的耗子”日夜盯着浮士德，可他抢不过从前的天使，更抢不过现在的AI，这个老辣的魔鬼不禁懊恼，感叹自己的落伍：

身体停在这里精神却想逃逸，  
我要即刻给它出示那封招票；——  
可恶如今人们用太多花招  
把灵魂从魔鬼手中抢掉。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第六场《埋葬》，谷裕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月第一版）

当歌德追求知识的“热病”渐渐痊愈，他最厉害的一种本能就会显现，那就是对“大小宇宙”总体的把握，推演以及预测未来的能力，正如他晚年从《玉娇梨》《好逑传》若干二三流的中国明清小说译本推断出，中国肯定还有“千千万万比这更好的文学”，德意志人和欧洲人不该目光狭隘，沾沾自喜；歌德的慧眼同样能穿透知识的尘云，AI的风暴，稳稳降落到人类自身。“人类最该探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歌德将再次强调这句话。比起轻而易举地成为时代红利的获得者，歌德会更关注AI时代人类自我解放的尺度和自我救赎的可能。

因为，歌德最感兴趣的还是人，他是自然之子，是诗人，也是生命艺术家。他具有对人的情感、欲望和运命的超凡洞察力，他能与大自然亲密链接，他还拥有强大而灵敏的直觉力，这使他不会耽溺于哲学玄思，并护佑他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乱云飞渡仍从容，遁入相对静谧的“风暴眼”。正如当年法国大革命朝着血腥暴力的方向演变之前，歌德便已嗅到危险的气息，从而缩进魏玛小城的保护壳，与自由浪潮保持审慎的距离，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AI，歌德也会在技术崇拜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间提出一条中庸之道。歌德讨厌任何容易导致滑向极端的事物，他早早预言，人对知识的无穷追求未必伴随着幸福和智慧的提升，过度沉迷知识与技术终究会导致对“人”的忽视，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所以，歌德将续写浮士德在AI时代的悲剧，浮士德将在临终前洞悉AI的本质，重新思考“情感”，“爱”的意义，以及“忧虑”的角色：

纵使耳朵听不到我  
心中也会感到逼迫；  
我变换着形象  
施展强大的力量。  
任陆上海上旅行

我永远如影随形，  
从不用我总能遇到，  
有人诅咒有人讨好。  
（引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第四场《子夜》，出处同上）

在《浮士德》大结局中，歌德让“忧虑”以灰衣老妇的形象登场，她从钥匙锁孔钻入，拜访大限将至的浮士德。浮士德唯一缺乏的就是“忧虑”，他的一生像得了强迫症般“一味渴求，一味成就”，对外毫无忌惮，对己不愿省察，造成了无辜者（比如少女格雷琴）的命运悲剧，也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灾难。故而歌德命名《浮士德》为“一部悲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虑是人类的灵魂属性，忧虑使人区别于动物，动物不会为明天发愁，而人会；忧虑也是人类阻挡AI的一道防线；AI无忧也无忌，而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过多忧虑使人萎靡困顿，而适度忧虑有一种自我校正作用，可以帮助人在技术狂澜中重新找到价值尺度和灵魂定位。

这个夏天，从一个抛给AI的简单问题，促发了我关于歌德和自身境遇的一些浮想。为了从歌德老人家那里寻求一个AI时代的“护身锦囊”，我翻开了谷裕教授译注的新版《浮士德》。细细读去，我发现《浮士德》竟如同一本21世纪预言书，书中处处藏着玄机，埋下了伏笔，等待我去研读与参悟。我似乎听到歌德的教诲，他教我与AI的“善灵”同行，并警惕AI的“恶灵”，绝不可与之签下终身的灵魂契约，否则我便将在永远也赢不了的赌局中迷失。我听见他叮嘱了一句“习练周旋之术”，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何周旋？我呆在原地，也许对答案的探寻将持续余生。而眼下，我也许可以从细微而持久的脑力劳作来展开与AI的第一轮周旋，比如通过写作的自觉训练，或者通过译诗——AI在这个领域的触角还远未发育成熟——来磨亮语言的个性，磨细情感的颗粒度，保持头脑的活力和感觉的灵敏。

立秋之后，当我完成了一部诗集的翻译，我写下一首小诗，记录了“微小而持久的劳作”告一段落后的心理体验：

## 译诗

称称这个字，量量那个词  
在你直觉的天平  
保持小小的平衡。

灰色的理论悬于虚空。  
你变换钥匙变换词  
腾出时间的箱笼。

船头站着欢愉，船尾坐着忧虑。  
这一趟运行  
轻舟已渡。

谨以此文纪念歌德诞辰275周年。

2024年8月20日

# 在文学史深处打捞

陈子善

已经记不起从哪年开始了，我养成了一个阅读习惯，每隔两个月，都会等待一种刊物的到来。这种刊物其实只有正反两页，版面如小报即上海《新民晚报》般大小（近年版面稍有扩大，但仍只有正反两页），一期也就发表二三篇文章。但我几乎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读得津津有味。

这种一直吸引我的小刊物，就是上海虹口区图书馆编印的《绿土》月刊。《绿土》诞生于1995年8月。一个区图书馆创办一份倡导读书的刊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上海乃至全国许多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刊物，只是形式和篇幅各各不同而已。《绿土》最初也是朝着为一般读者服务这个方向前行的。但是很快，《绿土》呈现出了她与众不同的新面貌。1997年6月，虹口区图书馆设立“文化名人文献室”，与之相配合，《绿土》刊文开始朝介绍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生活和作品这个角度倾斜。从2000年6月起，《绿土》又成为刊登回忆文坛前辈、查考文学史实、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专刊，在全国的图书馆刊物中可谓异军突起，独领风骚。更难得的是，《绿土》不事张扬，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至今年5月，《绿土》已经出版了286期，实在是大不容易了。

现在，《绿土》编辑部把历年来的《绿土》所刊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类文章加以汇编，总题《绿土文丛》，分为《那时文人》《那时书刊》《那时信札》三集付梓。这真是一件嘉惠学林、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好事，或可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八个字来形容。

《绿土文丛》第一集《那时文人》中，写到的现代作家和艺术家颇为广泛，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既有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郑振铎、戴望舒、张天翼、艾芜、端木蕻良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有定评而现代文学爱好者也较为熟悉的作家，也写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引起关注的丁玲、冯雪峰、萧军、陶晶孙、穆木天、彭慧、杨骚、关露、蒋锡金、沈振黄等左翼作家和艺术家，还写到了上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陆澹安、徐卓余、胡治藩、周天翰、顾冷观等，写到了一度被埋没的新诗人刘延陵、侯汝华、穆旦、袁可嘉、灰马等，写到了文学创作和艺术研究双栖的赵景深、谭正璧和王元化等，在文学翻译领域卓有建树的曹清华、徐梵澄、戈宝权等，以及对1940年代上海文学进程颇有贡献的柯灵、范泉、钟望阳等。其中，既有对这些作家文学生涯的回顾，如《新诗运动的前驱者刘延陵》《上海文坛奇人胡治藩》；也有对他们文坛交往的梳理，如《父亲赵家璧与耿济之的一段交往》《苏雪林与胡适一次罕为人知的冲突》；更有对这些作家日常生活追述，如《张天翼与契诃夫的一段情缘》《柯灵柯灵所投射的文人交谊》；也有对他们某一时段鲜为人知经历的考证，如《鲁彦在厦门事迹考》《戴望舒居新陆村考》等等，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不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就是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而《绿土》刊发回忆和研究他们的这些文章，不但说明了对他们文学成就的承认和追念，也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虽然这些作家中有人未必能进入文学史。

《绿土文丛》第二集《那时书刊》，这册的内容同样丰富多采，既有对现代文学史上部分人熟知或鲜知的作品集、文坛回忆录乃至作品题跋的分析，也有对各种新文学及与新文学相关刊物，尤其是中小型杂志、副刊和大小文学社团的评介，还有对上海北新书局、山河图书公司等新文学出版机构的探寻。其中，《周氏三兄弟合作的唯一成果》《白蕉〈白蕉〉“白蕉”》《冯玮德的身后诗文集和生前之“私印书”》《严独鹤北游与〈啼笑因缘〉成书前夕》等文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介绍的《小闲书》《小雅》《笔阵》《西点》等刊物，恐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也未必了解。即便对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的《新青年》，朱金顺先生对该刊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上“一则‘补白’的品评，也颇有启发。陈青生先生对鱼贝及其小说的发掘，吴心海先生在《因七七事变而夭折的〈诗与文〉》中对刘振典其人其诗的追踪，祝淳翔先生披露的陶亢德等而未办的《文风》杂志》等，也都值得注意。而周允中先生对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出刊过程不同说法的探讨，更是重要的左翼文学史料。

近年来作家书信、日记已成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绿土》近年发表的文章中，与作家书信、日记有关的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绿土文丛》第三集《那时信札》，也就理所

当然。本集的研究文章提供了大量作家信札，撰信人有周作人、沈尹默、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徐志摩、汪静之、冯至、施蛰存、邵洵美、徐霞村、丰子恺、李健吾、夏衍、阳翰笙、巴金、周楞伽、李季野、谢冰莹、白薇、丁玲、赵清阁、胡风、贾植芳、唐湜……可谓蔚为大观。这些信札时间跨度很大，有写于1920至1940年代的，更多写于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回复研究者、追忆文坛往事，少量当时或后来已经发表，但作者文集、全集漏收，更多的是首次面世，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如夏衍致陈梦熊忆南强书局，如周作人致张深切说《艺文杂志》，如巴金述脱离文化生活出版社经过，如多位作家致致致提供自己的笔名，等等，都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当然，研究文章作者对书信手迹的关注和辨识，对信中内容的考订和阐释，也都引人入胜。

虽然以前大都看过，但这次重读重新编辑的这三集《绿土文丛》，我有个很强烈的感受。应该承认，《绿土》所展示的要比已有的文学史著述来得鲜活、具体和多样，是对已有的文学史著述的一个有益的补充。由此亦可见，无论编者还是作者，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尽自己能力在文学史深处打捞，拾现有文学史著述之遗，补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阙。尽管《绿土》中个别篇章还停留在一般介绍的层面，或可进一步提高，但总体而言，作者的努力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绿土》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作家本人、后人和朋友，也有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和人文社科机构的研究人员，还有社会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数者并行不悖，涉及面是很广的。这就又使我想起了“公共史学”的说法。这是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说法，以对应“学院派史学”。我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拟提出“公共现代文学史”这个说法。我认为，研究现代文学史，不是“学院派”的专利，非“学院派”的社会大众，只要与现当代文学史有渊源，对现当代文学史感兴趣，都可参与，尤其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提供、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与学院派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形成互动和互补，推动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绿土》的出现和坚持，就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证明。

由公共图书馆主办的这份讨论“公共现代文学史”的《绿土》，真好。故趁为《绿土文丛》作序的机会，我也要表达由衷的祝愿：祝《绿土》办得更好！

2024年6月18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 杜瓜：长在沪地的《诗经》植物

褚半农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有一百三十五篇提及植物。《诗经》记录的北方那些包括野草野花在内的很多植物，二千年前或更早时就把根扎在上海了，其中就有杜瓜。

杜瓜，植物名栝楼，又称瓜蒌。杜瓜属葫芦科，多年生攀援草本。花白色，果实圆球状，成熟后黄色。

《诗经》中杜瓜的名称是“果臝”，《邶风·东山》中有“果臝之实，亦施于宇”的诗句，“施”为蔓延，意为杜瓜藤蔓伸得很长，攀援到屋檐了。作者以普通战士的视角，写东征后一个士兵归途中思家，表达他归家前的内心感受。他渴望早日回家，又想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其中有结出了一个个杜瓜的藤蔓已爬到了屋檐上等。

杜瓜在上海农村一直有野生的，一般生长在竹园等处，但数量并不多。我小时候还能看到的东东，六七十年前就鲜见了。自从有了照相机，我便心心念念想拍到杜瓜照片。我四处留意，但在我居住的莘庄及周边已没有可能一见。后来在奉贤《高桥村志》上看到那边有人种植杜瓜，于是请奉贤县志办原主任姚金祥老师，帮我联系到村志主编唐石英先生并通了电话。前不久，一天早上六点多，我乘莘那线去约定好的奉贤，一个小时才到达，唐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那次收获真不小，我不仅拍到了杜瓜的藤蔓、果实，还有此时已少见的杜瓜花。唐先生还送了两个杜瓜给我。有一年，我跟着女儿全家去金山郊游，回来路上偶然看到岔路上有“杜瓜村”的指示牌，“走过路过不可错过”，车子马上拐进去，看到种植户搭的棚架上挂满了杜瓜，我喜出望外。这次意外拍到的照片，不仅

数量多，拍摄角度也好。我电脑上储存有各种方言词语实物照片，都是深入现场、几经周折才拍摄到的。

杜瓜上生成的一条方言俗语很有名，至今常被人说起，那就是“要吃天花粉，铲起杜瓜根”。意为因自己得利而使旁人完蛋。我曾看到有人将此语句的意思，解释为“比喻循根溯源”，这与本义差太远了。

总结出错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搞清方言“铲起”的词义，不能因有了个“铲”字就理解为“挖起来”，再想到“循根溯源”。在上海方言中，表示“挖东西”的词，是根据不同工具和对象而定，如芋芳、山芋称“翻”，大蒜就称“垦”，不用“铲”字的。加了后缀的“铲起”在方言中是挖完、完蛋的意思，不管是在俗语里使用，还是单独使用，都是这个意思。况且

同类的方言词语还有“铲尽、铲绝、铲光、铲脱”，其中的“铲”都没有“挖、掘掘”的词义，而“铲脱”还是“铲起”的同义词。如某贪官最终罪行暴露而被捕判刑，乡人不仅会说“迪个人铲起（脱）了”，还会说“迪家人家鞋（也）铲起（脱）了”，是说这个人（这家人家）完蛋了。“铲起杜瓜根”是在说整个这株杜瓜完蛋了，绝没有去寻找之意。在老派上海方言中一直是这样的，如（生唱）“娘娘此地立定身。咳，我到边头红菱秤（称），东一看，西一寻，谁未拆拱老寿星，要吃天花粉，产脱大瓜根……”（《改良申曲大全·卖红菱》，上海大美书局、沈鹤记书局）“生”是“卖”红菱者，要卖时发现忘了带秤，所以才唱出了“产（铲）脱”，即“（这下）完蛋”的绝望话来。当然这是作者故意安排的情节，这是后话。



杜瓜和杜瓜花



# 笔会



「文汇报笔会」  
微信公众号